

舟山群岛海洋文明探源新发现：岱山姚家湾遗址

任记国



姚家湾遗址地表采集的部分遗物



姚家湾遗址Y1

地理环境

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以群岛立县,位于舟山群岛的中北部,岱山岛为县内最大岛,是舟山市第二大岛,面积约100平方公里(1990年数据),岛呈东西走向,东宽西窄,岛上以东南部的磨心山为最高,地势东高西低,东部多丘陵,沿岸多滨海小平原,岸线绵长曲折,沿海港湾众多,海涂面积广阔。

姚家湾遗址位于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地处一片开口西南的山前湾口内,岱山岛中北部条状山谷地带,东侧姚家湾山塘西南角。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地表现为村民菜地,目前地势中部高,南北两侧较低,北侧较低洼洼地,应为遗址边缘。遗址东南边界为水泥村道,村道南为低洼地和大片人工水塘,已不在现存遗址的范围内。村道东南侧约百余米有村落,当地村民将以山塘为中心的山称为姚家湾,遗址地名源于此。

姚家湾遗址是202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开展的岱山县史前遗址考古调查中发现的。本次调查新发现遗址30余处,基本可判断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址至少有22处。

勘探情况

经勘探,该遗址文化堆积较为丰富。以地势较高的008号探孔为例:①层:厚0至10厘米,表土;②层:厚10厘米至150厘米,棕黄色偏红,土质较硬,致密,130厘米处见大块烧土;③层:厚150厘米至200厘米,土色偏灰黄,包含烧土粒、草木灰等;④层:厚200厘米至250厘米,土色浅灰褐色,夹灰白土块,出土红皮夹炭的陶片、烧土粒等;⑤层:厚250厘米至280厘米,浅灰黄色,夹泥团,水锈含量较大,包含物较多;⑥层:厚280厘米至300厘米,水锈较少,基本不见包含物,较干净,接近生土。其中②层至⑤层均为文化层。

地表采集到若干宋代瓷片和印纹硬陶残片,说明该遗址可能存在宋代、东周时期的堆积,而探孔中出土的碎陶片则与附近新发现遗址的器物标本相似,属于新石器时代。探孔中出土的文化层,尽管相互之间有土色上的差别,但在对比其他遗址地点的钻探情况,均更接近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的性质。因此,此遗址的宋代、东周时期堆积可能已遭破坏,剩余的遗址本体应属于新石器时代。

解剖情况

遗址所在位置为一片北向的条状谷地边缘,谷地由岱山岛中部山前发源,贯通至北端海湾,历史上曾多次经过围垦成陆。从勘探出土与地表采集所得的新石器时代陶片看,与目前较为熟悉的河姆渡文化因素及良渚文化因素的陶片均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区域通常可见一种粗泥红陶,外红内黑且内部的黑芯并非夹炭,应是烧成温度较低所致。类似的陶质描述在宁波东部地区的沙溪、大榭等遗址的材料中出现,舟山本岛的唐家墩遗址简报(王明达、王和平:《浙江定海县唐家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4年01期)中所介绍的遗存,也应为同类。

在浙东区域考古发现的遗址材料中,此类红陶器与良渚时期的遗存共出,其本身的器形主要是一种小口圈底罐,但可供参考的例子甚少。这一现象在目前浙江史前考古的知识体系架构中,并未得到重视。但这类红陶器具有的面貌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本次岱山调查选择在姚家湾遗址做进一步解剖了解,主要是由于该区域内的此类遗存分布呈现一定的规模,并且可能存在相对单纯的面貌。由于舟山本岛唐家墩遗址已被完全破坏,舟山群岛地区是否还存在此类遗存同样典型、甚至更加典型的遗址,在岱山岛中部这一区域内,值得深入调查。

姚家湾遗址的勘探结果显示,该遗址文化堆积较厚,包含物较为丰富,存在近2米厚的文化层,甚至最高文化层达3米。在岛屿地区,是一处保存情况较为理想的遗址。

遗址上按菜地走向布设3米×10米探沟一条,与正北方向的夹角为63°。从清理结果看,表土下有零星宋代遗迹,其打破的②层为宋代文化层。探沟中部出现长条状的烧土面,烧土凌乱且夹杂有砖瓦碎块。②层底部,遗迹现象变得明显,是一个小型的长条形状的陶窑,编号Y1。

Y1长约5.4米,最宽约0.9米,距地表深度仅约0.15米,窑体方向与探沟基本一致。窑上部已不存,②层中所见应为上部被宋代人类活动扰乱的现象。Y1底部保存较好,窑炉结构相对完整,包括窑前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室和烟道底部等结构,窑门处有两块对称的立石,其南侧一块顶部出露于地表。总体而言,窑址保存状况良好。窑内有大量红烧土和草木灰堆积,并出土有陶器残片、柱状器等遗物。底部的草木灰层从窑床底部一直延伸至操作坑底部。操作坑内灰层较厚,且灰层上部有鼎、罐等少量残陶器。为了保持遗迹的完整性,陶器在回填时并未提取。从鼎露出的底部形态看,有交错分布的粗绳纹,具有广富林文化的特点。

Y1打破的③层堆积较厚,约35厘米至60厘米,③层较纯净,局部包含块状烧土,少量陶片,其中见一圈足底片。此层似为营造陶窑前的一次堆土行为形成的堆积。

为了保留Y1,探沟内主体部分不再向下解剖。仅在探沟西端3米×1.7米的区域内向下解剖。④层:厚约30厘米,主要是夹杂白色团块状土的一个较硬的层面,仅在此探坑的东北角出现烧土、团块土层、烧土叠压的情况。包含物不见陶片,仅见烧土块。

⑤层:厚约40厘米至50厘米,出土大量陶片,可辨器形为小口罐的口沿。

⑥层:厚约40厘米至65厘米,由东向西略有倾斜。其中包含大量的陶片和贝壳,贝壳以血蚌为主,亦见少量较小的螺与牡蛎壳。

⑦层:厚约30厘米,由东向西倾斜。包含物明显减少,亦可见少量陶片。

⑧层:厚约15厘米至45厘米,底部趋于水平,亦见少量陶片。

⑨层:厚约45厘米,水平分布,陶片含量变多。以下为生土。生土面标高(海拔)16米。

⑤层至⑨层的陶片均为内部未烧透的粗泥红陶,陶片酥烂,可辨的部位也仅见外卷的小口,没有明显的沿部,较为原始。除了少量鬲类,目前未见平底、圈足或鼎足之类型明器底部特征,推测大概率以圈底器为主。

尽管可直接用来对比参考的遗存很少,但可以确定姚家湾遗址⑤层至⑨层反映了同一种文化自身发展演变的序列,并且目前就小探坑内出土的遗物来看,没有和其他考古学文化共存的迹象。

科技考古发现

一是植物考古新发现稻谷颗粒。在探沟文化堆积层中,提取部分原始土样送实验室分析。在土样筛选过程中,发现了人工栽培稻谷粒,这是舟山群岛首次发现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并经过年代测定的稻米遗存实物。表明遗址所在的区域形成一定规模的活动聚落,早期南方稻作农业生产方式也在岛上落地成形,为推测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食物来源,提供了全新的依据。

二是动物考古分析出新发现哺乳动物骨骼种属。在探沟地层中发现一批哺乳动物骨骼碎片,推测是一种鹿类遗骨。目前,在舟山群岛还广泛分布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獐,属于鹿科的一种小型鹿,可为考古新发现佐证。

三是样本测年有新发现。窑址样本初步测年距今约4000年,约为广富林文化晚期,探沟底部有效样本初步测年结果距今约4500年,约为良渚文化晚期。用科技分析方式首次明确岱山岛上人类活动的精确年代属性。

初步认识

从形制和出土遗物初步判断,新发现的窑址是一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广富林文化时期,初步测年距今约4000年,用以烧制陶器的窑址。这在舟山乃至浙江省均属首次发现,对研究舟山史前海岛居民生产生活和我们国家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出土的多种贝壳的堆积是舟山群岛史前生产模式的反映,与海洋长期接触了解,从而形成长期多方面互动的结果,也是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直接例证。史前古窑址的首次发现,更是舟山史前掌握先进陶瓷烧制技术最好的例证。该遗址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与收获,对寻找舟山群岛史前海洋文明发源、演化线索,构建海岱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序列有重要意义。

2022年度全国文物行政处罚“十佳案卷”纪实

依法审慎查违法 保护建设相促进

“某公司擅自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机车车辆厂厂部大楼建设控制地带违法建设案”办案体会

四川省成都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工业遗存的文物建筑承载着工业历史发展和工业人文传承,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完整地保护利用,促进城市复兴是一个重大课题。成都市文物局办理的成都锦城华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擅自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机车车辆厂厂部大楼建设控制地带违法建设案,严格在执法中规范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的更新建设,提高相关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意识和历史责任意识,保护了文物安全,促进了城市建设与历史风貌的协调发展。回顾案件办理过程,总结办案经验,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历史人文,无比珍贵

成都机车车辆厂厂部大楼由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按照苏联提供的图纸建设而成,于1955年3月正式竣工投入使用,建筑外观大气、古朴,虽历经60余年的历史沉淀,依然保持着建成初期的原貌,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屹立于东郊工业区。它记录了从20世纪50年代单一的蒸汽机车到现在的内燃、电力和地铁机车车辆发展的艰辛历程,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支援西南社会主义三线建设的真实写照。2012年,成都机车车辆厂厂部大楼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集体讨论,科学研判

2022年1月,成都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依法对擅自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机车车辆厂厂部大楼建设控制地带违法建设案进行调查。现场对建设控制地带施工情况进行拍照取证,查验施工建设全部报批手续,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询问,对施工进度、施工内容逐一进行勘查,全面采集违法施工证据。同时,成都市文物局组织专家就该建设工程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分析研判,依据事实作出判断性结论。

成都市文物局召开案审会,根据违法事实和建设施工对文物保护单位造成的影响,经全体参会人员集体讨论,最



整改现场

终将该违法行为定性为擅自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违法建设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

谨慎处置,维护大局

成都机车车辆厂厂部大楼建设项目是成华区的重点改造项目,同时对文物保护单位消防设施和雨污排放进行保护性改造,该项目已经通过前期立项申请和建设环境评估,项目建设规划时间短,建设任务重,处置不当可能对项目进度造成巨大影响。执法人员与建设单位和相关部门反复沟通,了解具体施工技术措施,确认了施工未对文物本体造成损害,经请示成都市文物局,下发责令改正:责令停止施工,保持原状,依法办理手续。

建设单位按照要求,对施工现场布置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确保相关手续办理完毕之前不进行进一步施工建设。同时,执法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不定期巡查,依法督促建设单位完善手续并按照规定要求进行整改,使之项目得以顺利进行。

事后监管,督促建设

案件办结后,成都市文物局,成都市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会同成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文物局),对项目施工进行复勘和指导,督促建设单位进行整改,一是在建设控制地带内高于14.6米且与文物保护单位建筑风貌不相协调的钢结构区域进行拆除;二是严格控制建设打围,不得对文物保护单位造成损害;三是严格管理施工行为,不得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挖掘施工。

此外,执法人员对建设进行不定期巡查,督促提醒建设单位严格按照审核后的整改意见和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确保正在进行的建筑外立面施工形式和材料与文物风貌相协调。

保护风貌,协调发展

通过此次案,我们发现相关建设单位缺乏文物保护意识,认为保护文物仅仅是保护文物本体,对其历史风貌没有清晰的认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作为文物执法人员,我们要不断提高业务素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加强文物保护宣传,提高相关建设单位文物保护意识和认知,增强文物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促进城市建设、产业更新和工业遗存文物建筑历史风貌协调发展。

以少数民族服饰为钥 开启一场寻美之旅

解读“意象——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审美及其当代重塑”展

周梅清 冯纪丹

美,是欣和畅的天地万物,还是对自然和生活的感性认知?在人类关于对美的思考与追求这一永恒话题下,南宁市博物馆历时两年多精心打造的原创展览“意象——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审美及其当代重塑”于去年12月30日至今年6月30日正式开展,为观众开启一场民族美学寻美之旅。

探寻少数民族服饰美学意蕴

本次展览分为“天·人·‘象·意’·‘约·繁’·‘常·易’”四个部分,通过甄选的65件(套)民族服饰以及各民族制作服装的原料器具,从少数民族服饰取材、元素与纹饰、传统服饰与民俗节庆、传统服饰的现代创新四个方面,运用中国哲学、民族文化、审美价值、审美意识等学术研究成果,立足于馆藏特色和区域文化特色,多角度展示少数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学意蕴。

第一部分“天·人”讲述了西南少数民族在不断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就地取材采用制作服饰的原材料,因地制宜制作适应生存环境的民族服饰,反映早期的服饰基于生存需要,追求实用和朴素的审美观;第二部分“象·意”围绕“美在意象”,讲述西南少数民族服饰常用的图案纹样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探寻物“象”背后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意”;第三部分“约·繁”讲述了西南少数民族服饰因时、场合、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简中有繁,繁中采简,呈现民族服饰千变万化的熠熠风采;第四部分“常·易”探讨了民族美学与现代审美的关联,探索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可能性,启发人们在弘扬民族美学的道路上守正创新、赓续民族文化血脉、提振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展览的主题“意象”,取自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美在意象”。“美”是对物象的实体性超越,使自然景物从实在的物变成有意蕴的意象,与“天地万物”欣和畅,最终升华为“美在意象”的审美形态。西南少数民族将这种美学思想赋予到服饰中,把自然界的花鸟草木、日月星辰等具象的感



“约·繁”场景



意大利著名设计师为展览设计制作的服饰

性认识,通过仿生或抽象的方式呈现在服饰上,并赋予服饰信仰、历史、社会制度等表意功能,逐步构建或集形式美、具象美、意境美于一体的审美意象世界。

展览中,广西隆林壮族服饰、广西南丹白裤瑶族服饰、云南纳西族女服、贵州榕江苗族百鸟衣、贵州黄平苗族女盛装……一件件源于自然和生活实践并兼具质朴与变幻的民族服饰,是西南少数民族在对大自然的不断观察和感悟过程中,汲取自然灵性元素,将自然美转化为实用美的最佳诠释。

多视角诠释民族服饰之美

展陈设计围绕“归于民族生活信仰的装饰”核心理念进行创新性提炼,通过凝练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节日场景、服饰色彩与纹饰一一解构重塑,融入展厅的艺术装置之中,阐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从全新的视觉角度向观众呈现民族服饰之美。在空间上,采用艺术装置与陈列并行的方式,构建场景、设计、文字、展品

融为一体的叙事性展陈空间;在展示手法方面,突破常规展柜式设计,巧妙设置万花筒、纱网、线帘等装置,让观众零距离与展品对话,实现沉浸式观展体验。缕缕丝线、五彩衣裳、纷繁纹图、熠熠银装,隆重的盛饰与独特的展示空间完美结合,营造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展品与装置的高度融合,既有故事性又呈现美轮美奂的展示环境。

展览视觉的创意理念源于万花筒的构成,撷取展览四个部分的代表性图案,以万花筒的形式对称排列成新的视觉图案,交织出西南少数民族服饰追求意象美的生活美学。在展览的第二部分还设置了万花筒通道,利用其镜面反射,使观众产生对服饰图案、色彩变幻的新视觉认识,无限延展西南少数民族运用组合叠加、夸张、抽象变形的动物、植物、几何纹样,探寻物象背后蕴含的更深层次内涵,彰显民族服饰的形式美与内涵美。

探索传统服饰与现代的碰撞

随着现代化服饰材质、技艺的冲击,民族服饰逐渐变得小众,有的甚至面临消失的困境。探讨少数民族服饰何去何从,以及如何将其融入当下社会生活是策划此次展览的初衷与目的。因而在第四部分“常·易”中,南宁市博物馆结合现代审美观念和功能性,通过改良传统服饰形制、提取传统元素、创新传统工艺等方式,创作既能引领现代审美潮流又具有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时尚服饰,使之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芳华。

展览中的最后一件展品,是由意大利著名设计师吉安卡洛·莫西·博雷拉专门为本次展览而设计制作的。服饰整体以黑色为主,上衣及下裙外层纱采用褶皱处理,源于西南少数民族以黑色为贵的审美习俗和百褶裙理念,并点缀创新的少数民族手工艺腰带、头饰和配饰。整体服饰简约沉稳,充满时尚感。艺术家从西南少数民族服饰元素中获得灵感,结合西方时尚艺术进行创新,希望通过这样一件既引领现代审美潮流又具有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服饰,引起人们对于民族美学如何在当代进行重塑的思考。